

绝恋倾城



豪门
绝恋
系列
001

下 一念倾情

恍若晨曦
作品

3
QINCHENG
JIELIAN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他毁了她的订婚宴，逼她跟他结婚。
他们结婚一周年时，她却得知了他在外面还有别人。

残酷情爱系作家恍若晨曦
独家展现最难以探寻的豪门秘密

光鲜的外表，震撼的真相。真实背后，能否且行且珍惜？

还记得那一年，樱花树下，他指尖缠绕着她细腻的发丝，眼神温润地说：“娃娃，长大嫁我可好？”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绝恋倾城

【内容简介】

他毁了她的订婚宴，逼走她的未婚夫。

他说，宁婉，我等了你十三年，不是看着你嫁给别人的。

她说，萧云卿，就算你用一张薄薄的纸把我给拴住，我的心仍然不在你那儿，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娶了我。

他说，宁婉，如果我的心掏空了，还换不到你的心，那我就把剩下的这副躯壳也给你，随你处置。你要啃要咬，要撕要扯，要杀要剐要泄恨，我都由你……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微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红袖添香
www.hongxiu.com

上架建议：畅销·都市情感小说

ISBN 978-7-5399-7131-5



9 787539 971315 >

定价：49.80元（全二册）

豪门
绝恋
系列
001

绝恋倾城

下
一念倾情 3
恍若晨曦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城绝恋. 3, 一念倾情 / 恍若晨曦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131-5

I. ①倾… II. ①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474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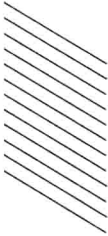
书 名 倾城绝恋3一念倾情
作 者 恍若晨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56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31-5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ONTENTS



绝恋倾城

3 一念倾情
QING CHENG
JUE LIAN

第一章	订婚宴 \001
第二章	娃娃，不哭了 \014
第三章	不许你哭，只是因为舍不得 \028
第四章	我想要自由 \042
第五章	娃娃，等我回来 \057
第六章	萧云卿，不如……哭出来吧 \070
第七章	逼迫 \087
第八章	娃娃，这就是你的选择 \101
第九章	孩子的父亲 \115
第十章	我陪着你，哪儿也不去 \131
第十一章	生日礼物 \146
第十二章	我的愿望就是你 \159
第十三章	怀孕 \173
第十四章	你不过是个私生女 \188
第十五章	我想让她回来 \205
第十六章	樱花树下 \218

目 录 下

绝恋城

3 一念倾情
QING CHENG
JUE LIAN

第十七章	忆晴，忆卿 \229
第十八章	坏人来拐卖我啦 \242
第十九章	我回来了 \255
第二十章	你是我妻子 \269
第二十一章	如果是我家 \283
第二十二章	我叫……萧忆晴 \298
第二十三章	多看袁小琪一眼 \312
第二十四章	娃娃，回来好不好？ \327
第二十五章	失望 \341
第二十六章	你不怕我？ \355
第二十七章	卫家来人 \371
第二十八章	我……怀孕了？ \383
第二十九章	谁要，我都不给 \397
第三十章	娃娃，生日快乐 \411
第三十一章	萧安泽 \426

第十七章 忆晴，忆卿



五个月后，B市正值酷暑，为了方便，宁婉将原本的长发剪成了及肩的半长发。

她走到公司的楼下，即使是在下班的这个时间，天气已微微转凉，可是才刚刚从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出来，外面的风还是扑面的温热。挺着大肚子，怀了孕的她开始很难忍受炎热，即使在这傍晚的时候，没了空调的调节，额头上还是冒出了细小的汗珠。她将发髻边缘的汗珠拂去，又顺势将一边的头发拢到耳后。

卫子威把她安排进公司以后，便不再管她，两人就好像从不认识一般，也不联系。她就过着普通的公司职员的生活，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就连休产假也是按照公司的制度，现在才七个月多一点，她依旧要挺着大肚子，照常上下班。

“嘟——嘟——”

熟悉的车喇叭声一如既往地响起，宁婉柔柔一笑，便朝着马路边的车子走过去。

她跟卫子威虽然不联系，但是贺元方倒是对她很照顾。他说她很像他很久前认识的一个小妹妹，现在那个小妹妹长大了，嫁人了，他就不方便再那么照顾她了。宁婉给他的感觉，就跟那个小妹妹很像，尤其是偶尔会出现的倔强眼神，特别得像。

对于这样一个外冷内热的兄长，宁婉心中只有满满的感激。

贺元方下车替她将副驾驶的车门打开，护着她进了车里。因为他天天在公司门口等着她下班，公司里都传出了两人的绯闻。不过贺元方好像不怎么在乎，他说既然是绯闻，那就总有消停的一天，越解释越乱，便无视于公司甚嚣尘上的传言，依然故我。

宁婉觉得，自己是个大肚婆，和她凑成对儿，贺元方的牺牲比较大一些。贺元方都不在意了，她又跟着矫情什么，便不再多说。

这样久而久之，公司里对此都习以为常，反倒没有什么传言了。

贺元方等宁婉系好了安全带，才发动车子。

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贺元方说道：“萧云卿开始动手对付宁氏了。”

明显地，坐在旁边的宁婉动作僵住。

“公司……”宁婉低声说，“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毕竟宁氏的规模在那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让它受损的。宁氏有底蕴在，萧云卿真要对付，也麻烦。”贺元方说道，“不过宁成旭离开宁氏，对于宁氏的打击不小。人员上的变动，还有很多原本在宁成旭手头上的工作都给搁下了，丢给宁宏彦的就是个烂摊子。宁宏彦一根蜡烛两头烧，宁氏内部多多少少，也要受影响。”

“这影响或许短期内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再加上萧云卿在外面的攻击，内外夹击之下，宁氏早晚会出现问题。按着戚少的分析，不出三年，宁氏就该空了，像地基被蛀空了的房子，摇摇欲坠。”

宁婉倒抽一口气，“他……”

“戚少说，萧云卿这么做，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如果你没死，在某个地方生他的气不肯回去，如果宁氏有事，你不会坐视不理，一定会现身。毕竟那是养了你二十多年的地方，也是你父亲和兄长倾注了心血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他会对待宁那么容忍，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任依芸的女儿这件事的真相，他怕你受不住，会难过。可是现在佳宁和宁温不守承诺，把这件事情揭了出来，佳宁这么想享受宁家的荣华，那他就让宁家败落，让佳宁和宁温一无所有。”

“萧云卿这么做，就是为了你，你还打算这样躲着？”贺元方说道，开车的空当觑了眼宁婉的肚子，“你现在肚子已经这么大了，再过不久就要生了，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宁婉摸摸自己的肚子，掌心搁在上面，感受着里面的跳动。

没得到宁婉的回答，贺元方又说：“虽然他手上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是他和宁成旭都能确定，你汽车里的炸弹是宁温让人装的。为此，萧云卿现在天天找宁温麻烦，宁温都快要被他逼疯了。”

“萧云卿从宁家离开后，宁温不敢回自己的公寓，就待在宁家别墅里，结果第二天早晨，她睁眼醒来，床上全是鸡血和连毛一起被剁成了块的鸡身子，转头，枕头旁边就堆满了鸡头。”

因为宁婉怀有孕，他都不敢说得太仔细。实际上，那天早晨宁温都被吓傻了，醒来睁开眼，一转头就是鸡头对着她，鸡瞪大了眼睛死不瞑目似的，鸡脖子上还挂着腥臭的鸡血。有的鸡头、鸡冠更是紧贴着她的脸颊。

当时，宁温的惨叫声响彻了整栋别墅，把宁宏彦等人都给吓了一跳。从此，宁温别说吃鸡肉了，见到鸡都要发疯。

“第三天早晨，宁温醒过来的时候，屋子的窗户都被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身上的血给泼红了，所有的窗户都是通红一片，全被鲜血覆盖，没有哪怕是一个小缝隙的遗

漏。宁家人再一次在宁温的尖叫声中惊醒，看着满窗的鲜血，散发着扑鼻的腥气。于是，宁宏彦便去投诉小区的保安，让他们加强安保。可是那些人，又怎么阻止得了萧云卿？”

“第四天早晨，宁温的头发被人全部剃光，而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时候潜进来的，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头发是什么时候被剃的，毫无所觉。”

宁温当时看着镜子里的光头，甚至都来不及哀悼自己的长发，只觉得没有长发遮挡的脖子凉飕飕的。她被剃了头发都不知道，那要是换成脖子呢？

宁温止不住打了个哆嗦。之前被萧云卿威胁的恐惧又袭了过来，恐惧一层深过一层，紧紧地拘着她。她都不敢再待在卧室里，房间变得越来越拥挤狭小，让她呼吸不过来。她抱着头夺门而出，边逃跑着边尖叫。

任依芸被她这几天闹腾得神经衰弱了，穿着睡衣，披着外套，睡眼惺忪地从卧室里出来，还没来得及看清宁温的样子，就见到眼前人影飘过，直接往大门外冲。

“宁温？”任依芸奇怪地叫了声。

可那时候，宁温已经冲出家门了。她跑到院子里，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疯了似的大叫。叫声吵得其他住户纷纷醒来，趴窗户边破口大骂。

“这谁家的疯子。”

“怎么什么人都给住在这里？疯子也给住？”

“闭嘴。别不让人睡觉了。”

“这小区的水平什么时候这么低下了。”

任依芸和宁宏彦涨红了脸，低着头，觉得极其丢人，赶紧把宁温给拉了回来。可是被拉回家的宁温拼了命地往外跑，说什么也不肯在家里待。

“我不要待在这里。我不要。他们知道我在这儿。他们知道。萧云卿，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宁温对着房子大喊，好像萧云卿就躲在这别墅里的某个角落。

她这神经兮兮的样子，看得任依芸都觉得惊悚，禁不住生出鸡皮疙瘩。

“宁温，这里就只有咱们家的人，没有别人，你冷静一点。”任依芸安抚道。

“不。不可能。你看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就是他们给剃的。是他们干的。”宁温抓住任依芸的胳膊，表情疯癫，目露疯狂，“今天他们能剃我的头发，明天就能割我的脑袋。萧云卿他是想要逼疯我，逼死我。他就要这么折磨我，把我折磨到崩溃。”

“我告诉你，现在就有人在这里边藏着呢，不定什么时候就跳出来了。”宁温把脸凑近任依芸，声音降低，听起来神神道道的。

“宁温，你听我说。”任依芸拉着她，“你冷静点，家里除了我们，谁都没有，不信我带你去看。我带你去找，好不好？”

任依芸拉着宁温，打开家里的每一道门，让她看过每一个角落。

“你看，家里安全着呢。”任依芸细声细气地安慰。

“现在他们都藏起来了。”宁温眉毛挑得高高的，压低了声音说：“到了晚上，他们就都出来了。”

任依芸没办法，只能说：“那晚上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一起睡，我睡觉浅，要是有什么动静，我立即就听见了。”

好说歹说，宁温才勉强同意。

晚上，任依芸好生安慰着她，像哄孩子似的把她哄睡了。结果早晨任依芸醒来的时候，旁边压根儿没人。

任依芸摸索了半天，坐起身，往睡衣外面披上了一条披肩，刚走到客厅，就听到佳宁的尖叫声从门外传出来。

“又怎么了这是？”任依芸皱着眉，指尖按着太阳穴，实在是受够了这几天的闹腾。

她叹口气，就要出门的时候，大门正好被打开。

佳宁挺着大肚子进来，脸涨得通红，“妈，你……你快去看看吧。”

任依芸拽上宁宏彦一起出去，结果出门一看，她差点没晕过去。

宁温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这倒没什么，可她浑身一丝不挂的，没有一点可以蔽体的衣物，浑身上下都让人看了个透。

任依芸真想安慰自己是看错了，可是宁温那耀眼夺目的光头，实在是让她无法产生一点怀疑。

这个时间，有不少人家的佣人都出门买早餐，来来往往经过的人不少。还有人手里提着刚买回来的豆浆油条，把宁温围成了一个圈地观看。

任依芸当时顿时一股气血涌上心头，边拨开人群，边回头对宁宏彦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帮忙啊！”

宁宏彦气得真觉得一张老脸都被丢没了，以后还怎么在这小区里混？

听到任依芸的话，宁宏彦涨红着一张老脸，哼哼了几声，才闷着头拨开人群。

任依芸把披在身上的披肩拿下来，罩在宁温的身上，勉强遮住了她。

“宁温。醒醒，快醒醒。”她拍拍宁温的脸颊。

争吵声，再加上任依芸的拍打，宁温缓缓地转醒。

“妈？”宁温迷迷糊糊的，意识还不怎么清楚。

“还妈呢，赶快回家。”任依芸急促地说道。

宁温眨眨眼，这才意识到周围的环境不对。她发现周围挤满了人，自己身上只盖了一条勉强遮蔽的披肩，那些人的目光毫不顾忌地在她的身上逡巡。

“啊——”宁温立即尖叫出声，“你们看什么？别看。不准看。我在这儿躺了多久了？你们走开。滚开。都滚。”

“宁温，别喊了，别喊了。我们回家。”任依芸说道，和宁宏彦一起将宁温扶了起来，把她带回了家。

“我被他们看光了，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宁温按着脑袋叫道。

“你也是。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赶紧把她带回家来。”宁宏彦怒声责怪佳宁。

佳宁摸摸自己的肚子，“可是我——”

“你也别怪她，挺着个大肚子，她能拖得动宁温吗？”任依芸说道。

“我不要见人了。我以后不要出去见人了。我就说，他们在的，他们在的。一定是萧云卿干的，是他的人把我搬出去的。”宁温紧紧地抓着任依芸的胳膊，“我不再继续住在这里了。妈，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要去个萧云卿找不到的地方住着。”

“你胡说什么呢。如果真是萧云卿干的，他要对你下手，你能去哪躲着？”宁宏彦不耐烦地说道。

任依芸看着宁温，试探地说：“宁温啊，你有没有察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说话的时候，任依芸还往宁温的身上看去。

宁温立刻就像是受了刺激似的，跳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还是去检查一下好，毕竟你连衣服都没了，就连躺在外边多久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很难说……”任依芸小心翼翼地措辞。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身体干净着呢！”宁温尖声叫道。

“宁温啊，这种事不能藏着，真检查了才能确定啊。而且……而且万一要是因此得了什么病，也能及时检查出来不是？你觉得身体是干净的，可万一是被人收拾过呢？”任依芸忍不住，索性都摊开来说了。

“不可能的。我说没有就没有。你不相信我吗？”宁温尖声道。

忽而，她眼角注意到一旁身形臃肿、让人想要忽视都难的佳宁。

宁温突然张牙舞爪地就要冲向佳宁，“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萧云卿怎么可能对付宁家，怎么可能对付我？都是你害的。你滚。你滚出去。你滚了，萧云卿就会放过我们了。都是你这个扫把星，丧门星。”

任依芸连忙拦住宁温，把她扯了回来，“你别乱说话，那是你妹妹。”

可宁温根本就听不进去，她狰狞着脸说：“我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的身子真的被……我不会饶过你的。”

贺元方看了眼宁婉，“后来任依芸还是带着宁温去了医院检查。虽然是私人医院，可是只要有人，就有嘴巴，就有传言。宁温早晨赤身裸体躺在外面的消息，立刻就被人卖给了记者。而任依芸带着宁温去医院的事情，自然也瞒不过那些记者，他们都去了医院蹲点。检查结果是，宁温并没有被侵犯，可是记者不信，认为是宁家造假，只为了维护宁温的名声，于是谣言就这么传了出去，愈演愈烈。”

“宁家被逼得没办法，只能把检查报告给公布出来。本身，把检查报告拿出来就已经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了，可是即使公布了报告，也依旧没有人信。外界都认为这是宁家在造假，一纸报告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他们去的是私人医院，只要打通了关系，什么做不出来？”贺元方说道。

“外面的传闻越来越难听，不只是宁温，整个宁家都受了影响。外面说小女儿就是大着肚子回宁家的，肚子里的孩子父不详，作风有问题，现在大女儿又出了这种事。但凡是有脸面的家族，都开始远离宁家，尽可能地跟他们撇开关系，生怕被沾了屎盆子。”

“总之，后来宁温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总是疑神疑鬼。被那些难听的流言给淹没，宁温的情绪崩溃，每天歇斯底里，疯疯癫癫的，去医院就诊，确认是患了精神病。这下子，她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以后有人要就不错了，就不要指着什么门当户对了。”

“后来宁宏彦曾找萧云卿交涉，让萧云卿收手，说他把宁温已经折磨够了。虽然不知道萧云卿是怎么回答的，但是结果很明显，萧云卿没有答应。”贺元方说道，“现在宁温不敢住院，怕被记者骚扰，只能藏在家里不见人，需要靠药物和频繁约见心理医生来维持。”

“公司没了宁成旭的协助，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出现，家里宁温又闹了这么一出，宁宏彦也是心力交瘁了。而且，因为那些家族的疏远，生意方面肯定也会受影响，宁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每况愈下。”

“那么佳宁呢？他怎么做的？”宁婉低声问。

贺元方沉吟一声，叹了口气，“他把佳宁放回宁家，交给宁家照顾，说是这也符合了对袁野的承诺。但是佳宁的状况也比宁温好不到哪去。”贺元方笑笑，“萧云卿这招做得挺损的，宁温遭遇的这些归咎到根源去，就追到了佳宁的身上。她不回来，不把自己的身份公开，不把你逼走，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萧云卿没有亲手对付佳宁，却是用这种办法，让宁家人自己去折磨佳宁。他不会亲自动手，可是自己家人的折磨，却比他这个外人动手，更让佳宁难堪。宁家落魄成这样，宁宏彦有儿子却等于没有，大女儿成天疯疯癫癫的，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宁宏彦怎么可能给佳宁这个本身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女儿好脸色？”

“他不至于出口骂她，可是每天板着脸，对她视而不见，佳宁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这种家庭冷暴力，也够佳宁喝一壶的。任依芸现在的心情矛盾得很，一方面佳宁是她的亲生女儿，丢了二十多年，她心里有亏欠。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佳宁，宁家才落到现在这样，她心里也免不了会怨她。”

“因此，对佳宁冷淡后，她又会心生歉疚，对佳宁殷勤一些，可想想现在的处境，就又忍不住对她冷淡。这样反反复复的，对佳宁的心理上，可也造成了不小的负

担。而且因为宁氏受到打击，宁家的日常生活肯定也受到影响，开销控制下来，生活水平大不如前，甚至还不如佳宁被萧云卿照顾的时候。”

“佳宁现在，也只是挂着一个宁家小姐的头衔而已，实际上日子过得还不如没进宁家之前舒坦。至于佳宁现在是不是后悔，那也就只有她自己清楚了。”

宁婉捂着肚子的手一紧，“那孩子呢？”

“孩子……昨晚出生了，是个女儿。”贺元方说道，“名字还没取好。佳宁在生产的时候，萧云卿就赶到了，孩子一出手术室，萧云卿就让人把孩子抱走。他的意思，是由他来抚养袁野的孩子，以后孩子跟佳宁就不相关了。同时，也杜绝宁家和佳宁利用孩子来从他身上谋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可是——”贺元方摇摇头，继续说道。

宁家似乎早就料到萧云卿会来这么一出似的，虽然萧云卿带着人过去医院，那么大的阵仗，宁家却不着急。护士抱着孩子刚刚出来，就被罗毅给抢到了手中。只是在罗毅抱着孩子的同时，罗秀秀就像是掐准了时间点似的赶到了。

罗秀秀带的人并不多，就是家里的几个保镖。罗秀秀脚踩着高跟鞋，在深夜的医院走廊上，声音显得格外的大。

“你这是干什么，光明正大地来抢人家孩子？萧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罗秀秀严厉地盯着萧云卿。

“这个孩子要由我来养，交给宁家我不放心。”萧云卿冷声说道。

“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是人家宁家的外孙。”罗秀秀说道。

“你既然跟我说，这不是你的孩子，那你又以什么身份来养？你莫名抱着一个孩子回家，外面人怎么想？媒体又要怎么说你？你怎么来解释这孩子的身份？就说是袁野的？媒体也得信。这么多年，你不明白那些人编故事的本事吗？你就算跟他们说实话，他们也认为你在说假话。你也不怕宁家告你抢人家的孩子。”罗秀秀气得涨红了脸，“萧云卿，你的理智跑哪去了？分析力跑哪去了？我不信，你会想不到你今天这么做的后果。”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许你这么做。”罗秀秀怒道，“你把孩子还给人家。她有家人，有母亲，你抱走她算什么意思？”

“妈，这事儿你能不能别掺和。”萧云卿沉声道，锐利地瞥了眼任依芸，“这孩子是袁野的，但我不会给宁家的人来养。”

“那你就试试。你今天要执意带走这孩子，我就跟你在这儿耗着。”罗秀秀说道，“你要是觉得对袁野有亏欠，你要怎么补偿这孩子，我都由着你。但是你不能就这样把孩子带走。难不成，以后你还不打算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不让她认自己外婆家的人，就当她是萧家人了？”

罗秀秀眼眯了眯，说了句重话，“我萧家，绝不认血脉之外的人。”

“你把孩子还给我们！”任依芸在这时候，适时地大叫一声，扑向罗毅。

被推出手术室的佳宁还在虚弱地躺着，双眼无力地撑起一条缝，听到任依芸的大

喊，她陡地一个激灵。

“砰。”

佳宁使劲翻动身子，便跌下了那本就不算宽敞的急救床。

佳宁还穿着病号服，所幸她是顺产，生产完后并不如剖宫产那么虚弱。身子在地上打了个滚，双手撑着地面，匍匐着爬向萧云卿。她双手紧紧地抓住萧云卿的小腿，费劲地抬起头道：“还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罗毅，把孩子还给人家。”罗秀秀冷声说。

罗毅抱着孩子，面露不忍，看着佳宁在地上哭得凄厉，想到这是袁野的女人和孩子啊。

如今，真要闹得她们母女分离吗？

“还回去吧。”萧云卿声音紧绷着说。

罗毅叹口气，刚刚转身，准备将孩子交给任依芸，便被任依芸先一步抢夺了过去。

萧云卿看向罗秀秀，挑挑眉，“今天你把孩子留在宁家，妈，以后你可别后悔。”

罗秀秀瞪了他一眼，一句话不说地带着人离开。

“想来，宁家是想靠着这个孩子翻身的。”贺元方最后说道。

听着贺元方的叙述，宁婉的唇微微撇了撇，“他还是舍不得动手。我开始好奇，假若以后他知道，他也有个女儿，那么当佳宁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同时喜欢某样东西时，他会满足谁？”

贺元方将车子在公寓楼下停稳，“我赞成你离开他一段时间，让他好好地想清楚，可我不赞成你离开他太久。”

“嗯。”宁婉柔顺地点头，“我还太弱，战斗力远不如佳宁，即使现在回去了，也不是她的对手。我和萧云卿之间始终碍着一个她，早晚有一天，我会再一次因为她而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信心。这样反反复复的重复和好与吵闹的过程，最终只会让我们两人都崩溃疲惫。无论萧云卿再怎么爱我，包容我，也总有会累的一天。”

宁婉低头，眼皮垂下，掩住忧伤，“爱情，若是能由自己的心随意控制……就好了。”

她指指自己的胸口，“只有一颗心倔强坚强是没有用的，我需要从里到外都变得强大才行。”

“我要让云卿看到我的强大，让他认识到，我强大到足以不需要他每时每刻的保护，我并没有那么脆弱，不需要他再为我牺牲。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回去，重新站在他的面前。”宁婉笑笑，“短暂的分离，只是为了更长久地相聚。”

贺元方怔怔地看着她，声音略微沙哑，“你变了。”

宁婉微讶，便见到贺元方嘴角微微扯出了一点弧度，“或许你自己没发现，但是

不知不觉中，你这颗心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宁婉笑着低头，目光温柔却坚定，“因为我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三个月后。

计算着预产期，宁婉开始休产假。眼瞧着离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她的身子也变得越来越笨重。她的四肢依然纤细，只有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地鼓起来，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她坐在沙发上粗喘，只是去倒了杯水，都好像是刚刚翻山越岭过。

喝了口水，又用手背擦去脸上的薄汗，她感觉肚子一阵阵痛。宁婉立即捂住肚子，“你是要出来吗？”

最近阵痛的频率正在逐渐变得密集，痛得也越来越厉害。

正巧在这时，紧靠着沙发的床头柜上，手机振动着，发出嗡嗡的响声。

宁婉甚至没心思去看来电显示，便将手机接了起来，“喂……”

听她应得虚弱，贺元方立即问：“宁婉，要生了？”

“应……应该是……”宁婉粗喘着应道，肚子又痛了一下。

“你等着，我正在往你家走呢，马上就到。”贺元方说道。

“嗯……”宁婉点头，电话都没挂，手一松，手机便落在了沙发上。

她手搁在沙发上，勉强支撑着，一手捂着肚子，刚才阵痛带来的痛意还未让她缓过劲儿来。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就看到靠在抽屉里最外边的位置，放着一个小方盒子。

指尖碰触到首饰盒，想将它拿起来，可是手指却使不上什么力气，首饰盒被捏在手中，在空中摇摇晃晃，随时都会掉。她将首饰盒搁在肚子上打开，从里面拿出婚戒。

自从她上班，便将戒指收了起来。她颤抖着捏着戒指，左手抬起，无名指也在不停地颤动。

“嘶——”又是一阵阵痛，剧烈的疼痛让她无力地弯起了身子。可中间却有个大肚子挡着，她整个人便不自觉地往一边倒，倒在了沙发上。

同时，右手的手指因无力而松开了，捏在中间的戒指跌落到了地板上。圆环在地板上转了一下，遇到中间钻石的挡隔，啪的一声倒地。

“啊——”宁婉疼得咬唇，“孩子……等……等等……让妈妈……把戒指戴上……让爸爸陪着我们……一起……”

“宁婉。”贺元方匆匆地冲进屋子。随着宁婉预产期的迫近，为了怕她出意外，他特地问宁婉要了一把备用钥匙。

“你干吗呢。”贺元方赶紧把宁婉的身子扳过来，让她平躺在沙发上。

“戒……戒指……”宁婉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你别动，我给你捡。”贺元方说道，将戒指捡起来，便见到宁婉抬着左手。

“戴……戴上……我得……得让他陪着我们母女俩一起……”宁婉说道。

T市那边的情况，贺元方一直都有跟她说。那边仍然没有传来萧云卿与她离婚的消息。如果婚姻还在，那她就要在这段婚姻中，替他生下女儿。

“好好好。”贺元方赶紧点头，替她将戒指戴上，让戒指牢牢地箍住她的无名指。

“现在我们去医院。”贺元方说道，将她打横抱起。

他将宁婉放到车后座平躺着，一边开车一边透过后视镜注意着她的情况。

宁婉阵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烈，整个车厢只剩下宁婉疼痛难忍的呻吟声。听着她的痛呼，贺元方的汗都跟着冒了出来，心里也跟着着急。

“宁婉，记住产前训练是怎么教你的吗？呼吸，深呼吸。换个姿势，然后再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贺元方焦急地说。

耳边宁婉的痛呼声渐渐地减弱，时断时续，断掉的那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她深呼吸的声音。

贺元方强迫自己也镇定下来，“宁婉，做得很好。你看，有我陪着你呢。你手上还戴着戒指，萧云卿也在T市陪着你。不要怕，深呼吸。觉得难受了，就换个姿势，活动活动你的手脚。”

贺元方在去医院的路上，便通知了医院。

“元……元方……”宁婉忽然叫道。

“怎么了？”贺元方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抖。

“我……羊水……羊水破了！”宁婉叫道。

贺元方惊得险些急踩刹车，双手紧握住方向盘，几乎要把方向盘都扭下来了，才克制住自己。

“你……我……很……很快……医院就在前面。很快了。”贺元方说话都开始结巴，额头上的冷汗涔涔地往外冒。

车子在医院门口停稳，护士立刻推着急救车冲过来，将宁婉放到车子上。

医生已经在手术室中准备好了，宁婉被推进去之后，卫子戚也到了。

“戚少，你怎么也……”见卫子戚竟然过来了，贺元方惊讶地问道。

“难得生孩子，虽不是姓卫的，可我总觉得像是咱们家的女儿在生孩子，所以过来看看。”卫子戚摆摆手。

贺元方笑笑，挠挠头，“里边也不让进，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宁婉不知道手术室外卫子戚和贺元方的担心，她已经疼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啊——”宁婉想叫出声，可是疼得厉害了，她甚至连叫的力气都没有，都被那股子疼劲儿给盖过去了。

她尖叫着，拇指慌乱地摸索到自己无名指上的戒指，使劲按着，“萧云卿——萧云卿！啊——”

“啪。”萧云卿正在签署文件，笔尖还未落下，手莫名地松开，钢笔就这样落在文件上，从平滑的纸面滚落到桌面上。

“萧少？”罗毅惊讶地看着萧云卿僵硬的脸庞。

萧云卿按着额头，一阵心绪不宁，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烦躁得让他一个字都看不下去。他将文件合上，“明天再说。”

他起身，烦躁地离开公司。

手术室中。

“周医生，胎儿的胎位不太正。”

“产妇现在越来越虚弱了。”

“做好剖宫产的准备。出去让产妇家属签字。”医生说道，皱眉对宁婉说：“努力。坚持住。用力。我把胎儿正过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顺产。”

“医生，病人晕过去了。”

“医生，病人的心跳正在减弱。”

“做CPR。”

贺元方盯着手术室门上的灯，盯得眼睛发疼。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小护士走了出来。

“病人现在十分虚弱，已经晕过去了，医生说做好剖宫产的准备，需要病人家属签字。”护士说道。

“怎么会这么严重？”贺元方问道。

“因为产妇之前身子就不好，比较虚弱，虽然有所改善，可是到底伤了根本。大部分的营养又都被孩子吸收，产妇本身还是不够健康的。”护士解释道。

“你们想想要不要签吧，必须尽快做决定。”护士催促道。

“签。”一直没吭声的卫子威说道。

“请问哪位是病人家属？”护士看着这两个男人。

“我是。”卫子威说道，见到护士怀疑的目光，他加重了语气，“我是她哥哥。”

“好的，请跟我来。”护士说道，带着卫子威去签字。

可是看到他的姓名时，护士又疑惑了。

“怕什么，我还能找你们医院麻烦不成？不过是往户口本儿上填个人名的事儿，赶紧给我去办了。”

“吱——呀——”

萧云卿紧急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心慌得越来越严重。胸口莫名地疼，里面有东西不断地往外砸，要冲破胸口，让他无法再继续开车。

萧云卿坐在驾驶座上，右手捂着疼得厉害的胸口，身子禁不住向前趴，脑袋压着